

王度庐作品大系

武侠卷

肆

下

卧虎藏龙

王度庐著

王度庐·著／王芹·点校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王度庐作品大系 武侠卷 肆

卧虎藏龙

王度庐著

王度庐·著／王芹·点校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第九回 剑舞身随一身真敌众 鹰翻鹫落双侠各争强

这里绣香把茶杯冲洗了两三回，才倒了一碗茶送到玉娇龙的面前，她忧愁着悄声说：“小姐！我还有点儿害怕，待会儿那些个恶霸要来了，可怎么好呀？”

玉娇龙摆手说：“不要紧！你别害怕！我这身武艺足能应付他们许多人。宝剑由我自己随身携带，丢不了，只是那首饰匣子里边的书和雪虎，你千万要仔细看着！”

绣香点点头，又央求着，忧愁地悄声说：“小姐！咱们以后别再惹事了！事情惹得太多了，究竟不好，咱们就谨谨慎慎地走路就是了，走到衡山……”

玉娇龙对绣香这话先是有点生气，把脸儿一沉，但心里转而又一想，就微微叹息，说：“我也不是愿意出来惹事儿，本来这次我离家出来，就是万分的不得已，你是知道的！今天，路上的那几个人有多么轻视咱们？我生平最不受人的轻视！刚才，那赶车的多么可恨！把咱们拉到这儿他又变了主意，并抬出什么黑虎陶宏吓我，不然我也不能够打他。那什么鲁伯雄，我是恨他姓鲁！”这话把绣香吓了一跳。

玉娇龙的脸色阴沉了半天，忽然扭头看见了那猫儿雪虎正在低着头吃饭，吃得很香，她又不禁愁消怒解，微微的笑了笑。这时就听得院中有脚步杂乱之声，有人站在门前使力地咳嗽，绣香吓得变了色，玉娇龙立时

抽出了青冥剑，撞出软帘到了外间。

只见大门开了，门前站立着四条彪躯大汉，都穿着长衣，却很整齐。其中有一个连鬓胡子、相貌极凶恶的人，高高拱手说：“老兄就是刚才跟鲁镖头比武的那位吗？”玉娇龙沉着脸点点头说：“不错！”这人又说：“请教贵姓大名？”玉娇龙说：“我先问你！”那人说：“兄弟是双鞭灵官米三爷的盟弟，黑虎陶大爷也是我联盟的弟兄。”玉娇龙说：“我没问别人，我问的是你！”这人说：“我叫常文永，有个人送的绰号叫三支镖，又叫飞镖常，我在江南河北小有名声！”

玉娇龙摆摆手说：“少说废话，我叫龙锦春，你现在找我来是有什么事吧？快点说！”

飞镖常说：“我大哥米三爷跟鲁镖头现在‘聚星楼’候你，请你赏光，去饮几盅酒，彼此见个面！”

玉娇龙说：“我这里的酒饭快送来了，我屋中还有女眷，离不开身。”

飞镖常却一笑，说：“龙爷，你还以为我们是不知江湖义气的坏人吗？你贵宝眷在这里，我们绝不惊扰，只请你到聚星楼，跟米三爷见面谈一谈。我看你老兄也是位有胆量的汉子，不至于不敢去吧？”

玉娇龙冷笑着说：“不用你来激我，你就在门前等着吧，我这就同你去。”

说着，她又进到里间，将宝剑插在鞘中，手握剑鞘就走出来。她叫飞镖常几个人在前走着，她在后跟随。出了店门，见所有的人都望着她，并且有的在后追随着，似是料定少时必有一场更热闹的决斗。

此时，满天铺着绮锦的晚霞，春风习习，吹着玉娇龙的深灰色的绸袷袍。她气态轩昂，大踏步地走着，都道她是少年的武师，谁也看不出她是一位名门闺秀。她紧随着飞镖常等人，由北关走到了西关。这里就有一家很大的饭馆，横匾就是“聚星楼”，门前还挂着几条酒旗，写的就是什么“李白斗酒诗百篇，长安市上酒家眠，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”等等的诗句。

飞镖常先叫一个人上去传报，他在这里张着一只胳膊请玉娇龙上楼。玉娇龙一点儿也没有犹豫、畏缩，她一手掠起了衣襟，一手拿着宝

剑，咚咚咚很快地就上了楼。只见楼上很是宽绰，座位摆设得不少，可是这时座位多半空闲着，只有六七个座客。这几个人一见玉娇龙上了楼，多半都起身转头，只有两个人坐在那里没有动：一个是位僧人，年有三十多岁，面上有几颗麻子；还有一个是坐在那里生气，就是刚才在店中被玉娇龙狠打的那个鲁伯雄。

玉娇龙昂然立定了身，只见对方的几个人齐都用眼睛打量她，有个四十岁上下、瘦长身材、有短短黑髯、穿章很阔的人，向她一抱拳，说：“多承赏光！果然是一请就到。兄弟姓米，草字大彪，在此也是作客。因为学过几手武艺，所以平生最敬慕武艺好的老师傅们。今天听这位彭老弟由路上回来……”说着，他指指旁边站着的一个瞪着眼睛发怒的人。玉娇龙一看，原来就是今天在路上被自己用箭射伤了的那黑脸汉子，又听米大彪说：“才知阁下武艺绝伦，并且有一口削铜断铁的宝剑，所以仰慕之极。刚才鲁镖头又来说，他也在店中领教了阁下的武艺，殊为钦佩。我才差遣我的兄弟将阁下请了来，一来是为大家和解，二来讨教讨教！”

玉娇龙一见这双鞭灵官米大彪的态度倒非常和蔼，她也就消了些气，拱拱手说：“不要紧，既然你们认输了，向我来说和，我也不便太逼人过甚。”遂就不等主人落座，她就坐下了。

那鲁伯雄却用拳头一擂桌子，震得盘碗乱响，说：“我鲁伯雄走江湖多年，没受过今天这欺辱！其实，你武艺高，我的拳法弱，败在你的手里不算什么，一两年后咱们再见面，再较量；可是今天我原是不平的！”玉娇龙冷笑着说：“我并没叫你打那不平！”鲁伯雄要往起跳身，又举拳又瞪眼，米大彪和别的人赶忙把他拦住。玉娇龙却只坐着冷笑，神色一点儿不变。

米大彪就问：“请教阁下尊姓大名？”玉娇龙手托着腮，摇晃着头说：“我名叫龙锦春！”米大彪说：“久仰！”又问：“府上？”玉娇龙说：“甘肃省人。”米大彪又问：“这次是由北京来吗？”玉娇龙摇头说：“不是！”又一拍桌子，说：“你何必细问？”

米大彪很诧异，因为他从来没见过会武艺的人会这样不懂客气的，而且，他真瞧不出这跟娘们似的年轻人竟有一身武艺。他就又拱手，带笑

说：“不该多问，但既是江湖朋友，如今既肯赏光前来，兄弟倒要细细请教一下，不知尊师是哪一位？武艺学的是内家还是外家？”

玉娇龙昂起首来说：“没有人配教给我武艺！只有九华山哑侠、江南鹤他们两人，可以算是我的师兄。”那边的法广立时站起身来了。

米大彪惊讶得变了色，他勉强笑了笑，又问说：“我提出两个人来，龙兄可曾认识？”玉娇龙问：“什么人吧？”米大彪说：“南宫李慕白，巨鹿俞秀莲。”玉娇龙微微点头说：“知道，他们全是我们一家，但全是我手下的败将。”米大彪一笑，又问说：“江南的静玄禅师呢？”玉娇龙摇头说：“没听人说过，大概是无名之辈，做我的门徒我也不收！”

她的话才一说到这里，蓦不防法广和尚的手指已从侧面点来，玉娇龙眼明手快，啪的用手将法广打开。此时身后又有人抡刀来砍，玉娇龙飞快地躲闪，青冥剑已呛啷一声出了鞘。黑脸姓彭的疾忙将刀抽出，鲁伯雄也举起了凳子向玉娇龙头上摔来，玉娇龙一闪，凳子咕咚一声摔在楼板上。

法广和尚抽出一支二尺长的判官笔，这判官笔是纯钢铸成，如笔状，专用以点穴，毒蛇似的刺过来，向玉娇龙的腰际去点；玉娇龙用青冥剑一扫，便把铁笔尖儿削落。鲁伯雄又举起一张小茶几摔来，一下又摔空了。别的几个人飞起酒壶瓷碗，齐向玉娇龙纷纷来打，却都被她用剑割断，用手接住，用脚踢飞。玉娇龙身如鸟转，剑似鹰翻，尖声叫道：“要出了人命可休怨我！”

此时又由楼梯上来了十几个人，短刀长枪一齐扑上。玉娇龙手不停，足不歇，剑无破绽，忽而跳到桌子上，忽而又跳到椅子上。她单剑杀得兵刃纷纷断折，如细草之遇严霜；对方的人慌乱着后退，又像狐兔遇着了老虎。刃物交接，桌椅乱倒，杂以受伤的人惨叫，助威的人怒骂，这楼上就鼎沸起来，天翻地动起来。

忽然有人递给米大彪一对钢鞭，米大彪就站在一张桌上，高举双鞭大叫道：“不要乱打，叫我单独一人斗斗他龙锦春！”法广也分开众人，他仍想以点穴制胜。

此时众人已把玉娇龙给围住了，法广一赶到，没有尖儿的判官笔又

往前去点。玉娇龙却抖起了剑光，身子随着剑光跳上了楼栏杆。栏杆之下就是大街，大街上这时也乱极了，所有的人都仰着脸往上面瞧，并且都惊慌着。

玉娇龙的背脊向后，一脚登栏杆，一脚登着窗棂，她将剑尖向下，铛铛铛又断了几件兵刃。忽然米大彪赶过来，双鞭向她的脚部打去。玉娇龙一耸身又跳到一张桌子上，把剑光向米大彪的头上一晃，米大彪赶紧横鞭去迎，吧哒一声，钢鞭也被削去了一段。

玉娇龙宝剑飞舞，驱开身后及两旁的敌人，恶蟒似的直向米大彪的胸前刺去。米大彪手中只剩下一只半钢鞭，难以招架，只得将身子向后去退，退到背后靠着了楼栏杆。这楼栏杆本来就不很结实，玉娇龙的身轻，踏上去还可以，但却禁不住他用身子去靠；而且玉娇龙的剑逼得太紧，他的双鞭实在无法招架。命在顷刻之间，屁股就不由向后退，就听喀嚓一声，栏杆折断了，米大彪的瘦长身子整个飘下了楼去。

从两丈多高的楼上掉下来，他倒没摔成重伤，可是把几个看热闹的人给压倒了。他的钢鞭也撒了手，一钢鞭将对门药铺的招牌打折，那半截又打昏了一个人，街上就大乱；又见有个人由楼上摔了下来，是那黑脸彭摔在地下，已成了半死。

此时楼上许多人都往下乱跑，法广也顺着楼梯跑下来，楼上大概只剩下了玉娇龙。她提剑站在楼上往下一看，下面的飞镖常就一镖向上打去，打得十分准确；但玉娇龙伸手一接，接得也再准无比。街上的人更是乱跑乱喊，少时就有官人赶来了。同时又见有几匹马从西边驰来，马上的人将官人劝阻住，他们七八人便一齐下马上了楼。

这时玉娇龙独自在楼上，才喘了一口气，忽听得楼梯声响，她赶紧横剑站在楼梯口上。却见由下面来了几个人，为首的年有三十多岁，黑脸膛，短小精悍，穿着青绸大褂，手中只有马鞭，并无兵器，他向玉娇龙一拱手，说：“兄弟是黑虎陶宏。”指指身后一条大汉，说：“这是我的老师金刀冯茂。朋友！你先不要逞强，保定府今日已非同昔日。昔日，李慕白、俞秀莲、杨小太岁等人曾来此斗闹过，我们因是本地土著，顾忌颇多，所以不愿惹他们；今日无论是谁，只要敢来此逞能、搅害，我们师徒必不

能依!”

玉娇龙说:“谁管你依不依,你要怎样吧?”

黑虎陶宏说:“我要跟你比比武!今天时间晚了,我们也没有携带着兵器,请你说下个时间地点吧!你今天无论战胜了多少人,你也不算英雄;非得你将我陶宏,连我师傅冯四爷也打败,或较个平手,保定府才得由你通过,否则你走不了!”

玉娇龙说:“何必另定时间地点呢?就是现在,就是这里,你们取兵刃来跟我动手吧!”

黑虎陶宏却摇头说:“这地方狭窄,楼下已有官人来了,必不容我们在楼上打架。你如有胆子可以到我家中,我家门前很为宽敞,你的剑法也施展得开。”

玉娇龙哼哼一笑,说:“好吧!你们且下楼去等着我吧,我随后便下去。”

黑虎陶宏冷笑说:“有金刀冯四爷在此,冯四爷是光明磊落的好汉,我们还能够暗算你吗?你下来!”

玉娇龙说:“我从来没听人说过你们的名姓,谁知道你们是些什么东西?”黑虎陶宏与金刀冯茂都愤恨地退下了楼梯。

这时天色已然黄昏,对门的商号都不敢点灯,这酒馆的楼下也没有一个酒客,连掌柜带堂倌大概都藏起来了。酒楼地下扔着断了的枪杆和钢鞭,米大彪等受伤的人已被搀扶到一旁。那些看热闹的人,胆小的是早已跑了,胆子稍大一点的也站在老远的地方。十几名官人的腰刀都已出了鞘,锁链也抖得哗啦哗啦响,但被黑虎陶宏劝阻住,他说:“不必管我们,私事私办,除非出了人命,用不着诸位操心。”

几个庄丁牵着健马,那飞镖常站在一匹马的后头,手中拿着一支镖,专等着玉娇龙下了楼梯一出酒楼的门,就冷不防给她一下。可是楼上昏黑,毫无动静,半天也不见玉娇龙下楼。众人都仰着头向上去看,并有人大声骂着:“滚下来!滚下来!不敢出来了么?”连骂了许多声。

忽见一张桌子由楼上飞下来,陶宏等人赶紧向旁去躲,桌子啪嚓一声摔在街上;紧接着又有板凳子摔下来,一个庄丁就应声而倒。金刀冯

茂暴躁着喊道：“这算什么豪杰？”他就要取双刀跑上楼去。忽见楼上随着一张桌子跳下来一个人，人如飞云腾鹤，剑似闪电虹光，玉娇龙就下了楼。众人没见她是怎样脚踏实地的，只见她已由庄丁的手中夺了一匹马，跨上向西跑去。

飞镖常向着马一镖飞去，玉娇龙反剑一磕，铛的一声钢镖落地；飞镖常的第二支镖又打去，却被玉娇龙接住了打回，一个庄丁就中镖栽倒；第三支、第四支又全都打空了。陶宏、冯茂便一齐上马，喊道：“休走！”玉娇龙在马上扭转纤躯，用剑招点着说：“来！”她的马嘤嘤地向西跑去了。

这里的群马、众人如潮涌似的呼啦啦赶去，霎时就出了西关。此时暮色铺满了原野，玉娇龙却拨马回来，迎着陶宏说：“就在这里争战好不好？”陶宏手中没有兵器，疾忙往后去退；金刀冯茂却手舞双刀，催马向前。此时西边又来了陶家的一队庄丁，打着十几只灯笼，二十多支火把，越来越近，一片火光灯影，照得道旁的树影乱动。

金刀冯茂这位深州的好汉，除了曾败在李慕白的手下，生平还没有低头服人。如今他马转刀腾，玉娇龙却剑飞骑纵，马战了五六合，便一齐跳下马来。冯茂气凶如虎，双刀如凤翅展开，左刀削，右刀砍；玉娇龙却伸剑取敌，纵步高飞，如疾风拨云，随来随去。冯茂左刀护住了右刀，换变刀势，横刀斜砍；玉娇龙却闪身直掠，剑如大鹏展翅，力透剑锋，直取冯茂。冯茂身随刀移，玉娇龙也撤步倒剑，静观对方刀势的变化。

此时灯影火光已来到了临近，红焰照着娇美的玉娇龙；她刚才在酒楼上已脱去了绸衫，将绸衫连剑匣斜系在背上，辮发也掠在前面，形态极为俊俏。金刀冯茂很愧恨地想：跟一个女儿般的男子交手还不能够得胜，我还算是个豪杰？他的刀法骤变，虎躯一冲，玉娇龙却纤腰疾转，宝剑斜掠，往来又斗了三四合。

这时，黑虎陶宏也由庄丁手中得到了双刀，跳下马来杀进。玉娇龙一口剑敌住四件兵器，展开她的十载所得、书中所获的鬼神不测的剑法，嗖嗖轻轻躯随剑飞转。此时在灯影里的冯茂与陶宏，简直徒具勇力不能擒敌获胜。

鲁伯雄绰了杆枪，常文永拿着一口刀，法广和尚换了一支铁杖，都自

两翼袭来；杖抖起来风，枪抖成了花，刀光如闪电。但玉娇龙纵跃旋回，拒前制后，戮左迎右，一剑复一剑，杀往又杀来。火光中只见她的倩影翩然，而且越杀越紧，剑术步法丝毫不乱，面色神态一点不变。冯茂大怒，喊了声：“冲！”立时刀枪和铁杖集中于一面，像一棵铜铁铸成的大树压倒下来。但玉娇龙以青冥剑纷拨，陶宏、常文永、鲁伯雄又皆刀折枪损，都惊慌着后退。

只剩下两个人与她争战，却是冯茂和法广。冯茂已不住地喘气了，想不到这小辈如此难制，他真惊讶！记得李慕白剑法不过如此，到底这小辈是个什么人？法广和尚的铁杖是打的时候少，点的着数多。点穴法一百零八手他全都使尽了，即使是最残忍的“脑户”“哑门穴”，他全都使力急快地点去。但，不容他的杖头触到玉娇龙的身上，玉娇龙就早已用剑去掠；他恐怕杖被削折，便赶紧又缩回。他也看出来了，这年轻人也必精通点穴，自己这手儿武艺到他的眼前无用，所以他也不敢奋勇向前自讨苦吃。只有金刀冯茂虽然直喘，可是越杀越勇，忽然一下，宝剑削断了他左手的刀，他一口刀仍然与玉娇龙拼战。

这时陶宏等人又换了兵刃上前，庄丁们除了打灯笼举火把的之外，也全都抡刀扬棍的齐上，围住了飞剑无敌的玉娇龙。玉娇龙却疾忙抢了一匹马，跨上去，并不走，只举剑大喊：“你们还不肯服输吗？如若你们一拥上前，我可就要胡杀了！杀死人，休怨我龙锦春的手辣！”众庄丁都有些不敢向前，常文永又放了两支镖，又都被玉娇龙用剑拨落在地下。

这样英雄的人，使冯茂、陶宏等人不得不气馁，冯茂就拦住了众人，一手提刀在前，高声问道：“龙锦春！你的师父到底是谁？”

玉娇龙啐了一声，说：“你们问不着！”又微笑了笑，自拍胸脯说：“我呀！我是潇洒人间一剑仙，青冥宝剑胜龙泉，任凭李俞江南鹤，都要低头求我怜。沙漠飞来一条龙，是神无影鬼无踪，尔辈鼠蛇来侵犯，直似蟋蟀撼泰峰。”娇声婉转地说完了，一手挥剑开路，一手提缰就走。这里几十个手执利器的江湖大汉，竟没有一个人敢去拦她。

玉娇龙于茫茫夜色之间，催马向东北走出了很远，回首去看，那一片灯火已阑珊地向西去了。玉娇龙也觉着有点累了，她就叫马缓缓地走着，

多时才回到了北关那家店铺。店门前挂着只纸灯笼，上面写着店的字号。有几个人站在灯下，正张望着，谈着话；一见玉娇龙回来了，他们赶紧闪在一边，但齐都仰着头惊诧地瞧着。玉娇龙却不理他们，骑马一直进店，下了马，交给了店伙，说：“这匹马也是我的，好好的看着，无论是谁要来，都不许给！”店伙连说：“是！是！”玉娇龙就提着宝剑走往里院。

进到屋中，只见里屋点着两支蜡烛，桌上摆着许多酒、菜。绣香下了床，说：“大爷回来啦？菜都冷了！”玉娇龙轻轻说了声：“不要紧！”便坐在床上休息，宝剑就放在被褥上，她抱起猫来亲了亲，问说：“我走后这里没有什么事吗？”绣香说：“刚才有两个衙门的人来向我盘问您的来历。”

玉娇龙神色一变，赶紧问说：“你是怎么回答的？”绣香悄声儿说：“我就照着您交代的话说的。”玉娇龙点点头，又沉思了一会。见猫儿雪虎站起来伸了个懒腰，瞪着两只绿色的眼睛，很像个英雄的样子，玉娇龙忽然又叹了一口气，绣香在旁直发怔。

玉娇龙吃了一点饭菜，就说：“睡吧！”绣香要去关屋门。玉娇龙摆手说：“你别去！”她起身下了床，先是呆呆地站着，又忽然将软帘一掀，倒把绣香吓了一跳。灯光照到了外屋，外面倒是没有什么怪异之事。玉娇龙右手的手心向外，护着自己的胸，很快地就到了外间；转身向四下看了看，并将桌椅的下面全查到，她这才关严了屋门，然后进到里间。门帘随着她在身后落下，她也娇慵地伸了个懒腰，宝剑、小弩弓都放在枕边，吹灭了灯烛，才躺在了床上。

床里的绣香替她把绸被盖上，她却推到一边，不盖；绣香在枕畔又悄声问说：“小姐，得有多少日子咱们才能走到衡山呢？”玉娇龙说：“你不要着急！到了衡山，我若看那个地方不好，我还许不住呢！”绣香说：“要不然，咱们还到新疆去吧？”

玉娇龙又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得啦，你别在枕边跟我这么絮烦了！叫我好好地歇一会儿吧！真是！”说到这里，她忽然又笑了，说：“现在我真觉着我是你的丈夫了，你就是一个常在我枕边絮絮不休的妻子。”绣香作急说：“您，到这时候了，还跟我闹！”

玉娇龙嘻嘻地笑了笑，忽然又把绣香抱住，紧紧地一阵抽噎。绣香就

觉得她小姐的热泪已湿在她的脸上了，就叹着气悄声说：“您是怎么啦？唉！”玉娇龙像个小孩似的倒在绣香的怀里哭着，弄得绣香没办法，既不敢大声劝，也脱不了身。

过了多时，忽然见玉娇龙一翻身，她的手向枕边一摸，臂又一抬，只听窗纸噗的一声响，窗外就有人叫道：“哎哟！哎哟！痛死我了……”一声比一声惨，一声比一声低。绣香的身子立时又发颤，玉娇龙用被子将她的身子和头全部盖上。她在被里蒙了半天，才听见窗外有人杂乱地说话，有个人就说：“没什么事！没什么事！诸位回去吧！”是店家的声音。又听得有人说：“左眼……是一支袖箭……一准得瞎！”玉娇龙却伏枕大笑起来。

一夜过去，第二天起身时已然八九点，玉娇龙隔着窗叫店伙给她们熬点江米稀饭，店伙在窗外既恭敬又害怕似的答应说：“是！”玉娇龙叫绣香给找出里衣来换，她的胸部用一幅白纱裹得很紧。因为她预备的男装衣物并不多，所以里面仍是穿着红罗襦，外罩青绸小褂，把红衣的领子藏在里面，脖纽扣得很严；青绸肥裤子，系着红丝线的窄腿带；青缎双脸鞋，外穿一件翠蓝绸子的肥大袍子。

她一起床，没洗脸时就先用昨日的剩水将两耳洗净，用粉和油将耳孔涂上；对镜细细看了，看不出来耳孔，她这才开了屋门，绷着脸儿，故意使出来粗声，叫道：“伙计，打洗脸水来！”

店伙应声而至，前后打来了两盆脸水。绣香已卷起来锦衾绣枕，穿上了弓鞋，娉婷的对镜挽发，并问店伙说：“大爷叫你们熬的江米稀饭，好了没有？”店伙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，这就好了！”玉娇龙像个男子似的，昂然地说：“先给猫做吃的！”店伙又答应：“是！”

玉娇龙又问说：“昨天夜里是怎么回事？是谁在院中叫唤？”店伙的脸都吓白了，翻着眼睛瞧着玉娇龙，摇头装发怔，说：“我不知道！”玉娇龙拿湿手巾擦完了脸，坐在凳儿上，微微地一声冷笑，翻眼瞪了店伙一下，就说：“告诉你们掌柜的，他要是晚上净放进来闲人，搅得客人们都睡不安，他的买卖可不能够好啦！我们下次再来到保定，也绝不再在你们这店住啦！”店伙又说：“是！是！”

玉娇龙又向绣香拿着“丈夫”的架子说：“拿出二十两银子来给他

们，叫他们到城里，找出名的铺子买些好茶叶，要顶高的龙井，再买几包檀香，买一把粘好了的素面折扇！”绣香拿出银子来，交给店伙，店伙就出屋去了。玉娇龙叫绣香给她打好了辫子，她就斜卧在床上逗猫。

待了一会儿，店伙端进来一盆江米稀饭，粥里还煮着枣儿，另外还有白糖。用过了早餐，店伙就把买来的东西和剩下的钱都送来了。茶叶、檀香都由绣香收起来，玉娇龙却又不慌不忙地跟店伙要来笔砚，她要书写扇面。因为笔不大好使，不能写小楷，所以她只柔秀地半真半草地写了两首诗，就是昨晚她在单身力战黑虎陶宏、金刀冯茂等人之后，意气洋洋随口说出来的那两首诗。她回想着，又修改了几个字，就写在扇面上。写过之后，放在桌上，还要等候墨迹干了。她这么一磨烦，就将近晌午了。

昨晚，玉娇龙虽然与金刀冯茂、黑虎陶宏等人大战一场，并且深夜还有人来此窥探，被她用箭隔窗射伤；可是这整整的一个上午，竟无人来找她报复。她就以为那些人对她畏惧了，她很放心，又吩咐店伙去叫菜。午饭用毕，才叫店伙给她备马。昨天她打了的那个赶车的是至死也不再拉她，一清早就赶着车跑了，玉娇龙也不追究。她叫店伙另给找了根鞭子，就叫绣香骑着她昨晚得来的那匹马走。

除了付清店账之外，她又交给店掌柜十两银子，说：“昨天黑虎陶宏他们，率众跟我争吵，你大概也知道，我看你一定是跟他们同伙！”

掌柜连连躬身，悄声说：“也不是一伙，是我们不敢得罪他。”

玉娇龙点头道：“我也不必跟你们多说了。昨天我夺来他这一匹马，可也不是我抢劫来的，现在我们要骑着它走，给他这十两银子，作为是马价，烦你交给他们吧！”

掌柜的又连连作揖，说：“大爷真公道，待会我们派人把你这银子送去就是啦！”玉娇龙点了点头，她二人就出了店门。

绣香在新疆时本来也骑过马，还常说：“马比驴容易骑，因为它走过来身子是平的。”但是她所说的那也是好马。如今这匹马却不大好骑，一走就一颠，并且铺盖、包裹全都她那匹马上，累赘得厉害；玉娇龙的马上只有宝剑和那装着雪虎的篮子。绣香的马在前，玉娇龙的马在后，绣香直说：“别快走，我骑不稳！”玉娇龙却摇着扇子说：“你别害怕！越害怕越

骑不稳，你爽性壮起胆子来，倒不要紧。”

她们是顺着大道往南走，可是这股大道上没有多少行人，并且越走越斜。天空飘着薄薄的云，烟似的，很快地奔驰着，把阳光都遮住了，因此玉娇龙又有点迷了方向。走了多时，就觉得天上的云变了颜色，天色大概不早了。这时两边是田禾，当中的一条路渐渐狭小，也看不见村舍人家。

忽然玉娇龙隐隐听见身后有一种响声，哗啦哗啦，似是群马的蹄声；她赶紧回首，却见远处田禾的边际上滚起了雾似的一片烟尘，可是并没看见一条马影，大概是有许多匹马都从后边的岔道上赶往前面去了。玉娇龙就有些惊异，但又想：不怕！她催马到绣香的前面，收了扇子，挥鞭去走，昂首向前去望。

走了又有五六里，便见前面有一脉青山，绣香就说：“有山！山上有道儿吗？”玉娇龙说：“有山自然有路，里面还许有人家呢！咱们在山里找着人家，就先叫他们烧点水，咱们泡壶茶喝。”随说随走，少时就来到了山下。只见山虽不大高，但满是峻嶒的青石，没有一株树，连草也不多。有一股穿山的小路，极峭，而且坎坷不平。玉娇龙倒没注意到什么，可是绣香依然向上指着，说：“山上有个人！”等到玉娇龙抬头看时，山上那人已然藏躲起来了。

玉娇龙又低头细看，见地下的土很坚硬，留着许多杂乱的白色蹄迹，并有几堆马粪，就冷笑一声，说：“不要怕！这座山骑着马能穿过去，咱们向前直走！不要怕！可是你一个人骑马不行，你也到我这马上来，我抱着你再往上走。”

于是她叫绣香慢慢下了马，绣香的马就专载行李，并把装猫的那只竹篮也系在这匹马上，将缰绳又系在前面黑狗的屁股后头，两匹马就连成了一串。她抱着绣香上了黑马，绣香回过脸，害羞地笑着说：“这有多难看呀！你又是男的！”

玉娇龙也笑了笑，一手挥鞭，一手抱着绣香，骑着一匹马带着一匹马，往山路上去走，并悄声嘱咐说：“你别净依仗我抱着你，你应当反手揪住我的腿，坐稳了身子，不要怕！”绣香觉着她抱着自己的那只胳膊，袖子里藏着个东西，是那小弩箭。

这条山路是越来越深，不见其低，只觉其高；路当中的大石头很多，似是有人故意搬来堵路的。前马跳过了石头，还得等着后边的马也跳过来，这才能走。玉娇龙渐渐地就生气了，芳容也有些发紫，一抬头忽然看见前面一块高石上站着个持刀的人。玉娇龙腾开了手，蓦地一弩箭射去。只见那个人如猴子似的，连刀翻下了高石；听不见呼声，可是至少也摔个腰断腿折了。绣香倒吓得哎哟一声，玉娇龙又嘱咐：“揪住了我！”她随手抽出了青冥剑，同时催马往上紧走。但高处已有很长的弩箭射来，有的力不足，没射到；有的几乎射中了玉娇龙，但被她疾快地用宝剑一拨，就拨落在地。

斯时乱石的高处出现了二三十人，并有杂乱的马嘶之声，玉娇龙看出那群人之中有飞镖常和鲁伯雄，其余的大概都是黑虎陶宏和米大彪家的庄丁，玉娇龙就向他们鄙视地一笑。那边，飞来的不仅是箭、飞镖，连石块石片也一齐打来。玉娇龙一手执剑掩护，一手提缰，催马快走；绣香斜跌在马上，双臂紧紧抱着她，头向下垂着，金簪都已落地，头发也散乱了，身子不住地抖。

玉娇龙紧紧催马前行，后马紧跟着前马，蹄声嘚嘚；后面的人可也持刀追来了。马踏着山石又走了一截路，忽然山路转往下去，十分的陡峭，简直无法骑着马下去，但身后的一群人已将杀到，并且呐喊着。玉娇龙想勒住马回身去应战，可是这匹黑马如同生龙，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了，只觉得这匹马一蹄登在了云里，后面的马也随之由高崖之上跳下。接着就听呼啦一声巨响，眼前溅起一片白雾，玉娇龙和绣香的脸上身上都觉得冰凉。原来这山后就是一道大河，水很深，两匹马都坠在河里，浮着水走。身后的山上一块一块的大石头又如飞箭一般的打来，打在河里扑通扑通乱响，水花都溅在玉娇龙的头上。

玉娇龙咬着牙，催马涉水，走了很远，才上了河的对岸。只见这条河，顺岸曲折地向西展去，四五里之外，影影绰绰那里有一座长桥。云缝里露出的金黄色的阳光正投照在那河里，仿佛那里才是平原大道。玉娇龙回头向山上去看，见那山上的人都渐渐散开了，回去了，可知他们必然全都没有胆子下山，全都不会浮水。玉娇龙的两只鞋袜已然尽湿，绣香抬起

头来，发上也往下垂水；两匹马的全身已没有一点干的地方，除了水就是汗，并且呼噜呼噜直喘。

玉娇龙策马走过了河边的一片沙滩，就站住了，下了马，又将绣香抱下来。绣香一下马就坐在了地下，喘着，两手去挽头发。玉娇龙却不放心她的猫，怕它被水淹死了。她一手提剑，到后面的那匹马旁，解开了绳子，打开那只竹篮的盖儿；不防呜的一声急叫，白毛都湿贴在身上的那只猫儿蓦地往地下一跳，跳出来就飞跑，跟兔子一般。玉娇龙叫着：“雪虎！雪虎，好雪虎！回来！”猫儿却是无情的，跑起来不认它的主人了。

玉娇龙赶紧去追，快要追上了，猫儿却把身子一蹲，扭头又向回来跑；玉娇龙急叫它，它也是不管不顾。绣香也急了，挣扎着站起来，急着想去追去截，也叫着：“雪虎不跑！雪虎听话！雪虎来吃肝拌饭！雪虎……”但猫儿却东跑西蹿，她们俩都抓不着。除非玉娇龙朝它放弩箭，像打猎似的，然而她岂能舍得呢？她几乎要哭出来了，比什么事都着急。

但这时候却见西边那座长桥上又闪烁着刀光，蠕动着人影，原来是飞镖常、鲁伯雄的那一伙二三十人，由山上转到那边，过桥向她们追逼前来。玉娇龙大怒，见猫儿站在很远的地方，耳朵竖着，两眼东瞧西望，仿佛还是要跑的样子。她怕那伙人来到这里，一场争战或许把猫儿惊跑，无从去寻觅，就赶紧叫绣香在这里看守着猫儿，急急地说：“你别怕！我去拦截他们，你在这儿千万别叫雪虎跑了！也别蓦然去追它，你拿点什么东西逗它好了。”绣香带着哭腔答应了一声，玉娇龙就掖了掖已湿了半截的长衫，挽起袖子，一手持着小弩弓，弓中装着箭；一手抡着青冥宝剑，飞奔了过去。

那一群人已然走过了桥，玉娇龙就尖声喊道：“都站住！谁敢过来我可就杀谁！”

那群人领头的原来不只是鲁伯雄，还有黑虎陶宏也在内，黑虎陶宏也大声说：“你别发威！我们都看出来啦，你是个女的不是男的！你快些通出姓名，把那匹马还给我们，我们便不伤你！”玉娇龙说：“胡说！我是堂堂男子，你们竟诬我为妇人女子？真可恨！我的姓名你们不能问，马也不能还，要战就战！”说话时，只见飞镖常一抡胳膊，钢镖打来。玉娇龙一

斜身，用剑一磕，当啷一声，钢镖落地。玉娇龙腾步直上，便与黑虎陶宏等人厮杀起来了。陶宏吩咐手下的人一齐上前，将玉娇龙围住，一齐上手，杀死了也不要紧。

这时道上无人，当时，短刀长枪就一齐上前。玉娇龙将青冥剑飞舞，兵刃遇着它就纷纷俱折；同时，她身子宛转如飞，宝剑前削后砍，飞镖常惨叫了一声就倒地身死了。许多庄丁也受伤的受伤，败走的败走。

陶宏跑到一边，抡着一只半刀，气极了，向桥边给他牵马的几个庄丁大喊：“过去！把那边的两匹马夺过来！”当时桥边的几个人一齐上马，往绣香那边奔去。玉娇龙挥剑又砍伤了两个人，挣身躲开，去截那几匹马。一匹马被她截住了，剑砍在马腿上，人倒马翻，但其余的六七匹马早掠过去了。玉娇龙大怒着，回身去赶。

那边的绣香见群马扑来，吓得大叫，抱着猫儿疾忙逃奔；才逃了几步就一下栽倒，猫儿雪虎又不知惊蹿到哪里去了。那两匹拴在一块儿的马，也一前一后向东飞奔，那六七匹马紧追。玉娇龙的弩箭发出去，嗖嗖嗖，就有三匹马上的人高张着双手翻身落马。

后边的陶宏又高呼：“回来！”剩下的三四匹马又折回来，鲁伯雄率着十几个人也赶到，当时马上的、步下的又一齐舞刀持枪向玉娇龙厮杀。玉娇龙用剑斩断了两件兵刃，又从马上砍下一人来，夺了一匹马，就飞身而上。如今她又成了马上将军了，弯腰向下，宝剑挥得更紧。

那陶宏站在远远之处，还大声指挥着：“放箭！要小心自家人！”玉娇龙心说：这个人真可恨！她便赶紧杀出了一条路，弃了这里的鲁伯雄等人，专扑奔陶宏而去。黑虎陶宏自知不敌，转身就跑。

玉娇龙催马追赶，不料身后的冷箭又射来。玉娇龙虽然赶紧伏身，一支箭从她的头上飞过去了，但另外两支箭却射在她的马胯上了。马就一声长嘶，猛地往起一颠，玉娇龙骑不住了，立时落下马来。她身子一挺，两脚平落在地上，一口气也不喘，又执剑去追陶宏。

陶宏在前边跑，玉娇龙在后边追，鲁伯雄等十余人又在后面追玉娇龙，都跑得甚紧，都相距不过二十多步。陶宏已上了西边的木桥。这桥很长很平坦，也很宽，可以走大车，因为一股大道自南由此桥渡河，便能穿